



**浴室自殺**

鈺玲一九九〇年嫁給阿政，年多後誕下兒子，有自置的物業，生活小康。阿政每晚都來接鈺玲下班，是位好好先生，但九三年的一晚，阿政沒有來，鈺玲只好自行返家。推開浴室門，鈺玲赫然見阿政伏臥在浴缸邊，意識迷糊，鮮血淋漓的手垂放在浴缸裡，半滿的缸水盡染血紅。

鈺玲驚惶痛哭，慌忙送他到醫院急救。在護士的查問下，阿政說他除了割脈，還吞了老鼠藥。鈺玲稍竭的淚水登時崩堤而下：他為什麼這樣做？為什麼？眼前的枕邊人簡直像個陌生人！

原來阿政瞞妻賭馬欠債，在公司偷竊被發現了，畏罪自殺。

不過，這只是個序幕。

**離婚收場**

遭解僱後阿政的工作開始不穩定。為了鼓勵阿政，鈺玲在他當大排檔夜更伙計期間，常常半夜三點多起床，去接他放工。他多次發誓不再賭，結果又賭，還「過大海」(去澳門賭)，幾次被大耳窿押回家，弄得鈺玲惶惶不可終日。她在銀行工作，每次有電話來都心驚膽跳：是阿政被脅持？還是家門又被淋火水？大多時候，電話是阿政打來的，總是沒精打采地說：「老婆，到期還錢了。」

阿政不斷陷入賭錢、欠債、認錯、求救、還債、再賭……的循環中，賠掉母親的畢生積蓄，亦幾度自殺。

鈺玲由流淚好言相勸，替他還錢，變成理直氣壯地罵他，有幾次趕他回父母家，但不久又心軟讓他回來。小兒子看著雙親爭吵，離離合合，只能陪媽媽一同哭。

二〇〇〇年，鈺玲忍無可忍，與阿政離婚。未幾，阿政又因欠下巨款，要賣樓還債，並申請破產，父母也不收留

他了，只能租住油麻地一個床位。

**柳暗花明**

鈺玲攜子寄住娘家，因兒子的緣故，仍與阿政保持聯絡。二〇〇四年初，一次她往剪髮時，向相熟的髮型師慨嘆前夫「爛賭」，髮型師說：「妳要信耶穌，返教會，就可以幫妳一家人！」鈺玲答道：「要戒賭的是阿政，他一個人返教會就行了。」髮型師說：「妳自己不信耶穌，怎叫人信呢？」<sup>(註)</sup>

於是鈺玲去了髮型師介紹的基蔭堂聚會，因那兒有位蕭如發牧師專門協助賭徒戒賭。她一直認為阿政本性頗好，若能改過自新，仍有機會復合，——那陣子他的確央求她復合。她想：「不管將來是否再做夫妻，我也希望他『似番個人』。」

可是阿政不想戒賭，不想見牧師。鈺玲跟他大吵，氣沖沖地撇下他而去，走了一個街口，停下來，想想：「不行啊！不能讓他這樣下去啊！」內心掙扎一番，決定放下自我，回去輕聲細氣地哄他，請他。第二天，兩人去了見蕭牧師。

阿政當場決志，但接著的兩個月，仍拿薪金去賭馬，但第三個月忽然不賭。「今次一定是聖靈動了工，」鈺玲說，「以往多次劃清底線，甚至離婚，都不能叫他改變，今次他卻突然醒覺：要挽回婚姻和家庭，這是最後機會了。」

就是這個動力，加上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、過來人戒賭的見證，阿政靠著上帝、牧師和鈺玲的幫助，終於脫離了賭博的牢籠，有新生的樣式。鈺玲也遵聖經教導，多尊重他。二〇〇五年，他們一同受浸。

**破鏡重圓**

二〇〇六年，他們再註冊結婚，特意排期在十六年前結婚的同月同日，在上帝面前重訂婚盟。阿政對這一天珍而重之，事事親力親為。最令鈺玲感意外的，是那枚「價值

**十六年後的婚禮**



吳鈺玲、湯耀政(中)和兒子攝於本年三月的婚禮。

● 潘素行

不菲」的戒指——原來過去年多阿政把薪金全交給她，每天只取四十元吃飯自用，卻竟然儲到千多元來買一枚結婚戒指，怎叫她不高心呢？

現在他倆公餘便在基蔭堂積極地服侍戒賭者和家眷——家訪、傾談、幫手搬屋，有什麼需要便做什麼。「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」鈺玲衷心地說。<sup>(註)</sup>

註：這位髮型師原來是荃灣堂第一屆短宣的畢業生。關於「荃宣」的短宣訓練，請參本期第六版「我堂傳說」〈用一年走過「木人巷」〉。

(作者為區聯會助理編輯)



一齣國內的《神鵬俠侶》在港播放，旋即掀起了大家看電視的歷史——原來從佳視年代的羅樂林、李通明到廿一世紀新版的黃曉明、劉亦菲，已經歷了五代的楊過、小龍女。在比較劉德華與古天樂的同時，大家有否順帶提起各人兒時看過的一些動畫人物呢？如果你清楚記得誰是杜劍龍和洪飛虎，那你恐怕已超過三十五歲！小學時你最愛的是小雲和小吉？抑或是林源三？還是月野兔？

對很多人來說，電視是最廉宜的娛樂；電視機的價錢豐儉由人，只須接上天線、插上電源，一按鈕即有聲有畫，足不出戶就能享受它提供的各式節目，而且全年無休。如果願意多花點錢安裝有線，逾百個頻道更讓你恍如置身大觀園，要什麼娛樂有什麼娛樂，要什麼資訊有什麼資訊！

電視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調劑品，甚或是必需品——不少人都是吃「電視撈飯」長大的！電視伴隨著我們成長，為我們創造了不少美好的集體回憶。(可以想像一群朋友一起上網尋找不同版本《神鵬俠侶》的主題曲時，有多過癮嗎？)

話說回來，在「回憶」以外，有沒有想過電視所傳遞的訊息如何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我們的「思維」呢？

《22世紀電視網絡》的作者在〈自序〉中以「老師」稱呼電視這玩意兒，道出他成長過程中確實從電視中學到不少知識，受過不少影響——當然也接收過一些誤導性的資訊。作者指出看電視是有很多學問的，不想被電視「硬灌」資訊進腦袋，就要學習如何為這些電視畫面語言「解碼」。

電視的訊息傳遞主要透過畫面，我們是透過觀看畫面後，再按著個人的經驗和性格去分析及接受這些畫面的訊息。這是作者提及的解碼過程。但這些畫面始終是一些「人工圖象」，



與真實終究不同。這些電視畫面有著一些約定俗成的鏡頭運用及表達方式，恍如一套圖象文字；譬如在電視劇中，單色調的畫面代表著憶述過去的片段，而恐怖懸疑的情節多配以暗黑的調子、片段與片段之間只是一個個的黑畫面。真實生活過程絕不會如此的簡約，但多看了後，每當類同的畫面出現，我們便會自動自覺地為這些畫面「解碼」。然而這些圖象文字畢竟是由電視製作人炮製出來的認知操控，當我們習慣了這些表現方式後，一旦遇上某些特定的畫面時，便容易接受電視製作人想我們接受的訊息，間接影響了我們的認知、思維與行為。

書名：22世紀電視網絡  
作者：古永信  
出版者：突破出版社  
出版日期：2006年3月  
頁數：165

作者以肥人在電視劇的角色作為例子，指出過往本地的電視劇中，肥人多數被設定為次要的角色，且被醜化、愚鈍化；即使主角最初是肥胖的，在減肥前都一定是命途多舛和不討人喜歡的，到纖體成功後才可以找到真愛和人生(《肥田喜事》是個例外)。至於那些纖體廣告，更是刻意把肥人塑造成缺乏自信，常被取笑，找不到男朋友、女朋友的「弱勢社群」。

● 蔡展恆

其實這只是在電視世界內的設定，現實世界中肥人不見得就是如此。然而在那些纖體廣告節目裡，成功纖體者往往聲淚俱下的述說瘦身經過，恍如重生得救，令人覺得他們的真正人生都是由瘦身後開始的(廣告追求的正是用最精煉的電視語言，在最短的時間內令你對某些商品產生嚮往之情)。而且這些纖體廣告排山倒海、蔚然成風，令整個社會都對肥胖人士產生一種不健康、不合格的感覺，可說是我們被電視製作人「洗腦」的典型例子。

大家想想看，你看電視時是否有以下動機：

1. 希望逃避日常的煩惱壓力和尋找幻想的空間；
2. 希望了解所身處的社會環境；
3. 希望就身處的環境，進行有意義和有效果的行動。

若有的話，不妨多想想你看的電視節目到底給了你什麼？還有的是，我們為何需要這些？<sup>(註)</sup>

(作者為區聯會幹事)

**我們都是看電視長大的！**